

传统相声集

怪病怪治

叶利中 张继楼 整理

四川人民出版社

怪 病 怪 治

传统相声集

叶利中 张继楼 整理

四川人民出版社

一九八四年五月·成都

责任编辑 马幼明

封面设计 陈世五

怪 病 怪 治 叶利中 张继楼 整理

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(成都盐道街三号)
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自贡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毫米 1/32 印张8 插页 1 字数140千
1984年5月第一版 1984年5月第一次印刷
印数: 1—12,300册

书号: 10118·832 定价: 0.67元

前 言

这本集子共收集单口、对口、三人传统相声十三段，大部分是著名相声前辈张寿臣先生传授给叶利中，又经叶利中在演出实践中进行过不同程度的丰富、加工。

解放以来，全国各地整理、发表的传统相声段子，大约有七十多段，绝大部分属于传统相声中的精华。据叶利中回忆，他所记得的二百多个段子，已整理的仅占四分之一。余下的四分之三，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一些问题。但其中可供借鉴的东西甚多，仍有整理出版的价值。为了尽力保留相声遗产，供相声作家、理论家、演员以及广大相声爱好者对比研究，我们对一些认为有问题的段子大胆地进行了整理（特别是倒口活，过去基本或根本没有整理），有意突破禁区，进行尝试。

怎样区分传统相声中的精华和糟粕，不能单从字面上看。如有些段子，表面一听，就在爸爸、儿子等称呼上讨便宜，十分低级庸俗。还有些段子，从主题思想到表现手法，似乎都不足道。但仔细研究，却仍有可取的东西。如它的架子和包袱，仍有值得借鉴的地方。因此，即便这样的段子，也不应全盘否定。

对这本集子的整理，我们大致采用了以下四种不同的

办法：

一是改变讽刺对象。传统相声产生在旧社会，为了取悦于有闲阶级，不少段子，讽刺、挖苦了劳动群众。如《五星楼》（现改名《学手艺》），就是讽刺初次进京的乡下人。又如《怯拉车》（现改名《拉车》）讽刺的也是人力车工人和在乡村破产的老农民，现在我们都改成讽刺好吃懒做的地主秧子（少爷）了。《儿子迷》原来嘲笑想儿子入了迷的赶马的工人，现改为北洋军阀的师长。这不仅简单地改动一下身分，或换一个名字，在性格上、语言上都相应地有所改变。

二是改变时代背景。如《六部大审》（现改名《大审诤供》），原作是嘲笑为了钱甘愿受人侮辱的相声艺人。我们改为站在现在的角度来回顾旧社会相声艺人的痛苦，细致而深刻地描写了如何上当受骗的经过，起到忆苦思甜的教育作用。

三是改写为讲。在过去，曲艺艺人社会地位低下，不能进园子、上舞台演出。很多相声艺人“撂地”为生。为了适应这一演出形式，有些段子，必须用白沙在地上写字，边写边讲。如《邵康节测字》这个段子，前面的“有、友、酉”三字，后面的“人”字，过去演出时，演员根据情节的进展，用白沙把这几个字写在地上，观众才能听懂。我们根据舞台演出的需要，以讲代写，增加了形象描写。在不写成字的情况下，仍使观众听得一清二楚。

四是改掉糟粕性台词，保留原来的包袱。即净化了语言，又不伤正活。这类例子，几乎每一个段子都有。如《歪

大鼓》中挖苦两口子放屁，现改成打鼾。《书迷》中有拿夜壶当鎚的情节，现改成弹棉花鎚。凡是形象不美，语言过分粗俗的，我们都作了更改。

我们觉得整理和改编是不一样的。改编可以大砍大卸，重新安排情节，重新组织包袱。整理只能稍加改动，不伤筋动骨，保留架子、包袱；甚至尽量保住某些生动形象的语言。

我们还有一个体会。有时为了图简便，在整理时整段地删去自认为糟粕性的情节，在字面上看还通顺，在文字上无可挑剔，但一经上口，便感到应山隔岭，中间总好象缺少什么，不大接气，因此只能重新安排情节补上，使它完整如初。这本集子，我们就是根据这一精神整理的。由于是尝试，不恰当的地方，一定不少，还望广大读者——特别是相声界的同志们指正。

张继楼 叶利中

一九八二年四月二十五日

目 次

前言	(1)
----	-------

单 口

测字	(1)
江湖医生 (原名《怪治病》)	(13)
歪大鼓	(29)
学手艺 (原名《五兴楼》)	(43)
书迷	(62)
邵康节测字	(78)

对 口

舞台前后 (原名《找宝钗》)	(103)
怪病怪治 (原名《洋药方》)	(124)
超等顾问 (原名《春秋题》)	(140)
拉车论 (原名《怯拉车》)	(151)
老老年	(176)
儿子迷	(190)

三 人

大审诤供 (原名《六部大审》)	(204)
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

附 录：

记张寿臣先生二三事……………(237)

测 字

过去要上街办点事您得处处留神。怎么说呢？因为稍为一大意就能吃亏上当。为什么呀？小心碰上抓、偷、拐、骗的呀！抓、偷、拐暂且不谈，今天单给您说说骗人的。如象看相、测字、算命、卜卦这类江湖人，解放后管这帮人叫迷信职业者；解放前我们管他们叫“生意”。生意跟买卖可不一样。作小买卖是将本求利，生意是凭他那张嘴绕腾，多咱把您绕腾胡涂啦，您口袋里的钱就搬到他荷包里去啦！等您明白过来啦，再去找他呀，没影儿啦！

都哪些生意呀？有八个字：就是金、批、彩、卦、风、马、燕、雀。这几门儿都是生意。什么是“金”呢？就是看相、测字、批八字的统统都叫“金买卖”。金买卖也分多少种，不一样：没眼睛的瞎子算卦那叫“暗金”；睁眼的叫“亮金”；穿西服革履，在旅馆门口挂牌的叫“火金”；一身破烂，手里拿根筷子指指戳戳的叫“水金”；相面的叫“炅金”；测字的叫“垛子金”；拿根细篾比量您手指头这叫“草金”；一盘棋子自己下，那叫“八杈子金”，又叫“老周”；手里提溜个鸟笼子，里头养个腊嘴叼纸条，那叫“嘴子金”；坐在地下不说话，前边摆着很多小纸包，用白纸写张说明告示：“我非哑人，坐地不语”，那叫“哑

金”。还有什么“竿子金”、“子儿金”、“隔夜修书”、“倒插符”。要一样一样的说呀，我说一晚上也说不完。

最气人的一种叫“揪金”。人站在胡同口里头，盯着过路的，认准喽那能上钩的，猛不丁的窜出来，胆小的能吓你一跳：“先生！您气色不正，印堂发暗，马上就有一场大祸。别害怕，我给您指点几句，您就能逢凶化吉，遇难成祥。不要钱。”愣拉您袖子给揪到胡同里来啦！进了胡同，那就由着他摆弄啦！这种买卖叫“揪金”。这“揪筋”比那“扒皮”可还厉害哪！

既然看相、测字是骗人的生意，过去怎么还有人信呢？因为他们有套骗人的方法。说明白点，就跟那变戏法一样，要是懂他们那一套的呀，说穿了是一个子儿不值，再加上他们说话是“八面风”、“两头堵”，看风使舵，见景生情，所以经常有人容易上当。

你要不信我随便说一种算卦的，给他解剖解剖您就知道他们怎么骗人啦！过去有这么一种算卦的叫“坐地炮”——甭说别的，您就听他这名儿就够吓人的呀！这“坐地炮”比那“当头炮”可厉害得多呀！

为什么叫坐地炮呢？他这卦摊不用桌子，也不用椅子，就在马路边上铺张牛皮纸，一块包袱皮折把折把往屁股底下垫。他盘着腿往那儿一坐。面前摆了一个水碗，舀了碗凉水。旁边一个盘子，里头倒了点墨汁。一块小石板——就是过去小孩念书写字用的那种小石板，往地上一扣。手里拿了块白瓷砖，用二手指头沾了点墨，再往水碗里一沾，在白磁

砖上就画上啦，画什么呀？画条鱼呀！来匹马呀！一边划，嘴里一边不闲着，直叨叨：“哎！哎！来两人儿，来两人儿。我说画人难画手；画马难画走；画山难画高；画树难画梢。知人知面不知心呀……”他嘴里一边叨叨呀，一边往白磁砖上画，因为他画画不用笔，用手指头画，虽不说画的栩栩如生呀，倒画的还有点意思。过路的不知道他是干什么的呀！还以为他是卖画的哪！就有那爱看热闹的站在他面前啦！只要有一个往那儿站，跟着就来人。慢慢就把他围上啦！他一看人不少啦！有二十几位啦！——这就奇怪啦？他坐在地下，低着头在那儿画画，又没抬头，他怎么知道二十几个人了呢？他虽然没抬头呀，可底下他看的可清楚哇！他看脚哪！有四十几只脚啦，不是有二十几个人了嘛！

“嗯！天不早啦！人也不少啦！那位先生说话啦……”——谁说话啦？就他一个人在那儿白话哪！“那位先生说啦：你是干什么的呀？卖画的呀？诸位，我可不是卖画的，我这画是分文不值。白送都没人要。不是卖画的那是干什么的呢？我是看相算卦的。您看，我这儿刚说是看相算卦的，那位把嘴一撇，撇的跟烂柿子似的：‘看相的？这是生意呀，骗人！’哈哈，诸位。不错！算卦的是生意，是骗人。那是那些看相的……”——其实他呀，跟那些看相的一样，搁在锅里煮，一个味儿。

“我这算卦的跟那些不一样：不讨口风，不探口气。我是先写后问，这叫‘诸葛马前课’。我能知道您弟兄有几位，父母在不在。这可不是算卦，这是试试先生的本事。不

要钱……”——他先拿不要钱把人给定住喽！既然不要钱，他在家歇会好不好呀！跑马路上出什么洋相呀！这叫“定身法”。这会儿他说不要钱，等会拿话把您勾住了，少一个子儿也不行。

“哪位试试，我能算出来你有弟兄几个。”

就有那好奇的：“你给我算算有弟兄几个？”

“行！”他说着拿起小石板来，在石板上写了这么几个字：桃园三结义孤独一枝。

这手太高明啦！他这两句话叫“两头堵”。无论你说你有弟兄几个，他都有词。

“我写好啦！不能改，你说吧，有几位弟兄？看看先生算的对不对？”

“我弟兄三个。”

“对！你是弟兄三个，先生没算错。看见了没有：‘桃园三结义，孤独一枝’。桃园三结义是弟兄几个呀？”

“刘、关、张，弟兄仨呀！”

“对啦！桃园三结义，弟兄仨。孤独一枝，你们仨弟兄咕嘟在一根枝上哪！一父之子，一奶同胞，在一个枝儿上咕嘟着哪！”

“先生不对！我跟您开玩笑哪。我没弟兄，是独子。”

“怎么不对呀！对！桃园三结义，你命中本来是哥儿仨。因为你命孤一独命，就剩下你这一枝啦！”——您说哥俩也对。

“先生，我哥俩。”

“先生早就算出你是哥俩。桃园结义本来是哥仨，孤独一枝，给咕嘟死了一枝，剩下哥俩啦！”——要是哥儿四个呢？那也对呀！

“桃园三结义，孤独一枝。给咕嘟出一枝来，三个加一个，哥儿四个啦！”

合着这毛病都在“孤独”上哪！橡皮的，有伸缩性，可以往上“咕嘟”，也可以往下“咕嘟”。别说哥儿四个，就哥儿六十八个都对。反正没事慢慢咕嘟吧！

他要是算你父母在不在呀，那就更高明啦！他写这么几个字：父母双双不能尅丧一位。

您要说父母都在，他说对！“父母双双，不能尅丧一位。一位都没死，都健在哪！”

要是父亲死啦，母亲还在。他也说对！“父母双双不能，尅丧一位。父母双双是不能够的喽！尅丧一位，死了一位，活着一位。”他把“不能”给搬家啦，搬到前边去啦！

要是父母都不在啦，都过世啦呢？那就更对啦！“父母双双，不能尅丧一位。”不能尅丧一位，就是要死全死，一个也活不了。反正没标点符号嘛，随他怎么念，怎么解释都有理哪！

还有一种算卦的，就是我才说的那种“揪金”，比我那种“坐地炮”还要厉害，跟抢钱差不多。他在石板上只写俩字，哪俩字呀？“没有”。写好啦往那儿一扣，也不画画，也不叨叨，也不用等人把他围上。只要有人从他面前一过，他愣给叫住：“您请留步。你气色可不好，请过来我送

您两句，不要钱。算准了给先生传名。”

这位听说气色不好，又不要钱，就站住啦！他问人家：“你有事由吗？”

那年头失业的多呀！这位还真没有工作，说：“没有呀！”

他一听这位没工作，把石板翻过来啦：“看见了没有？先生早给你算出来啦！这俩字你认识吗？‘没有’呀！没有什么呢？你没事由呀！这年头要想找个事由可不容易。你掏两毛钱，先生给你指条明路，到那儿就找着事由啦！”

这位一听正对心思。闲了一年多啦，受不了呀！摸两毛钱给他，让他给算算上哪儿找工作去。——他又不是职业介绍所，他哪儿给你找事去呀！工作没找着给他送了两毛，你说倒楣不倒楣。

万一他要问到这里有工作呢？那也不要紧呀！先不翻石板，接碴往下问：“……有工作啊！”

“有工作！结婚了没有？”——他又拐结婚上去啦！

“没有。”

“怎么样！先生就知道你没结婚嘛！”把石板翻过来啦，“看见了没有？这两字念‘没有’呀！没有什么呢？就是你没有结婚。你条件要求太高啦！不是你看不起人家，就是人家对你不满意呀！你的女朋友在哪方哪？你可不知道。掏两毛钱先生给你算算。”——合着他什么都管。只要给他两毛钱，介绍工作，介绍女朋友都来。

这位要是结了婚呢！那就该问你有儿女没有、有父母没

有啦！反正你多咱一说“没有”，他石板就翻过来啦！只要石板一翻过来，您那两毛钱就算跑不了啦！属他啦！

那天我从那儿过路，他把我也给揪过去啦：“请过来，我送您两句，不要钱。您有事由吗？”

“有啊！今日休息，上街溜达溜达。”

“结婚啦吗？”

“结婚啦！好几年啦！”

“有儿女吗？”

“一个姑娘，一个小子。一样一个。哈哈。”

“有父母吗？”

“都健在。结实着哪！”

“兄弟哪？”

“一个哥哥，一个兄弟。”

“姐妹呢？”

“两姐姐，一个妹妹。”

“呕！合着你是‘全福’人呀！”

“对啦！你才知道呀！”

“那有岳父母没有呀？”——啊！老丈人也管呀！

“有。岳父、丈母娘、大姨子、小舅子全有。”

“眼儿呀！全有呀！”——什么叫眼儿呀？“今儿天这么冷你怎么不穿大衣呀？”

“我没有大衣呀！”——糟啦！我没留神把“没有”说出来啦！

他赶紧把小石板一翻：“瞧见了这两字没有？‘没有’。

没有什么呢？你没有大衣呀！我就知道你没有大衣嘛！掏两毛钱，先生给你算算上哪家买去，准便宜。”——这？你管得着嘛！

有算得灵的吗？没有。要算得灵他怎么不算算他哪天发财呀！

过去我有个朋友，读书人，大学毕业生哪，找不着职业，家里四口要吃饭呀！买了本《麻衣相法》，无师自通，算开卦啦！明知是骗人，没法儿呀！在西单牌楼把角那儿安得有座子。什么叫安座子呀？就是租的一间门面。这门面原来是个小香烟铺，买卖黄啦！他给倒过来啦！收拾收拾，鼓捣的还挺干净。墙上挂得有字画，迎面一张条桌，前头挂着红缎的桌围子，上边绣了仨大字：“诚则灵”，那是老同学送的。桌上的笔纸砚墨，写好的字卷。派头可不小：测字一元，批八字五元，要是看手谈就得二十块。——大学毕业生可不是跑江湖的哪！门口挂着门帘子。冬景天是蓝布作的棉门帘子。到了夏景天就换了虾米须的竹帘子啦！讲究。门口外边挂得有招牌：“断事如神”。自己给自己起了个绰号，叫“神眼山人”。每天只算五十号，多了不算。早晨拿牌子：一至五十号。拿到牌子有你的卦，拿不到牌子的明日请早。八成医院挂号看病就是在他那儿学的。

一天算五十个，外带风雨无阻。每天进项可不算少啊！可除了交租上税请客花销，进贡公安局、青红帮、保甲长呀！三下五除二，就所剩无几啦！

话又说回来啦！他还真有“两下子”。有时候连我看着都

眼红哪！那会我还年轻哪！找个机会也偷着学学呀！

那时的北京城是军阀统治时代，刚刚兴使电灯，还没电车哪！汽车都很少，街上尽是马车、黄包车；还有骑牲口的。

那年秋景天，下小雨，我相声没法说啦！怎么办呢？那会说相声大都是撂地：“刮风一半，下雨全无”。苦啊！哪象我那朋友测字还有个铺子，风雨无阻哪！到了下午四点多钟，天儿还没放晴，我一想：今儿算没辙啦！我跑神眼山人那儿学艺去啦！朋友嘛！

我去的时候，他那五十个号早就算完啦！正坐那儿喝茶哪！我们没说几句话，这么个时候门帘子一响，进来一位。看岁数是三十开外，上身穿了件蓝布小夹袄，左大襟。前心都淋湿了。下身穿一条青布裤子，白布袜子；家作的千层底布鞋，倒是挺干净的。腰里结了一根白布搭包。头上戴了顶小帽头，在耳朵边那儿塞在帽头上一封信。没有信皮，只有信。肩膀头上背着个梢码子——就是褡裢呀！进门就鞠躬。

（倒口）“先生！您老多受累吧！请您给我算一卦吧！”

“今儿满号啦！明日请早。”

“先生！您老行行好吧！我有急事。”

“你有急事……那你掏一块钱吧！我给你加个号。”——敢情他那儿也兴议价哪！

这位从腰里摸出来一块钱，往桌上一放。神眼山人把他上下打量了几眼说：“你是从东边来的吧？”

“对！对！”